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变迁研究^{*}

——基于《读书》杂志(1979—2009)的文本分析

金武刚 钱国富 刘青华 陈晓亮 俞传正

摘要 以书为媒,知识分子与图书馆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通过对《读书》杂志30年来所刊载的与图书馆相关的1047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阅读情结”一直是维系知识分子图书馆认同的核心因素。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思潮变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图书馆认同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思想自由的认同”,到“以人为本的认同”,再到“民主保障的认同”。在与社会互动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展示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勇于解放思想、兼济天下、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表2 参考文献 33

关键词 图书馆认同 知识分子 《读书》

分类号 G259.2

ABSTRACT Intellectuals and libraries have a profound indissoluble bond by means of books.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1,047 articles concerning libraries in *Dushu* since 1979, intends to point out that the “sentiment of reading” has been the core element of shared identific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libraries. With the changes of times and social values,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shared identifica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libraries have also changed, from “freedom of thought” to “people-oriented identity”, and to “recognition of democratic security”. Promoting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by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et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show their courage to emancipate minds, commitment to the welfare of the world, and pioneering of the times. 2 tabs, 33 refs.

KEY WORDS Library identification Intellectuals *Dushu*

CLASS NUMBER G259.2

1 引言

知识分子,又常被称为“读书人”,他们爱书、读书、写书,以书为伴,学习与研究,须臾不离;图书馆是“书的海洋”,访书、购书、藏书,以书为业,采编分典流,提供知识服务。以“书”为媒,知识分子与图书馆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是图书馆重要的读者群体。在图书馆使用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逐渐形成对图书馆的主观看法。他们把这些经历和看法与他人分享、交流讨论,达成共识,便形成了图书馆认同的基础。

所谓图书馆认同,本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

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理念的认可与接受,是对图书馆作为社会制度安排的赞同与支持。图书馆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提供服务的图书馆人对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自我认同,更需要得到来自服务对象——读者群体的社会认同。作为读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地位的特殊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使得他们的图书馆认同态度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

此外,图书馆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实现信息公平的国家制度安排”^[1],研究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图书馆员2.0时代的职业认同培育路径研究”(2008BTQ001)阶段性成果之一。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制度安排的执行效果。同时,“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2],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通过研究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变迁,也为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2 研究路径

综合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图书馆界围绕图书馆认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提供服务的图书馆人的职业认同方面的研究^[3-8];而对接受服务的读者群体的图书馆认同研究,零零星星分散在各类读者满意度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与图书馆,虽然我们可以经常阅读到一些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对图书馆使用的回忆与议论的随笔类文字^[9],但是,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为主题,深入系统的定性或定量研究,尚属少见。

在中国知识界,有一本影响深远的杂志——《读书》,成了当代知识分子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10]。《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

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作为知识界的读物,《读书》杂志邀请各路名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出以公心的认真,发表各自的见解,从而使这些见解相互启发,进而影响读者。《读书》深深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读书的导向与学术的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共有的一面旗帜^[11]。

综观《读书》杂志,从1979年第1期至2009年第7期,总共364期中,出现“图书馆”字样的文章共有1115篇;如果把“图书馆”用于出版社名、刊物名等与图书馆不直接相关的文章扣除,只对提及甚至专门论述图书馆功能、定位及利用等的文章进行统计,共计有1047篇。同时,这些文章广泛分布在每一个年度之中(见表1)。

30年来,《读书》不间断地刊载着与图书馆相关的文章,每年至少18篇以上,最多的达到59篇。正如前文所述,基于该杂志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曾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表明图书馆是知识分子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知识分子群体有着浓郁的图书馆情结。

表1 《读书》杂志中与图书馆相关的文章年度分布

年度	文章篇数	年度	文章篇数	年度	文章篇数
1979	56	1990	27	2001	24
1980	54	1991	31	2002	24
1981	53	1992	39	2003	18
1982	56	1993	48	2004	22
1983	59	1994	36	2005	20
1984	49	1995	23	2006	44
1985	38	1996	39	2007	31
1986	24	1997	27	2008	29
1987	26	1998	21	2009*	19
1988	27	1999	26		
1989	22	2000	35	总计	1047

注: * 表示截止到2009年第7期

借助于《读书》杂志30年来所刊载的与图书馆相关文章内容的分析,从中可以梳理出当

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的内涵和变化脉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社会思潮

的演变历程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追求。

3 阅读情结: 图书馆认同的核心因素

1975年, 国际图联确认了现代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进行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等主要的社会职能。2008年,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指出“图书馆是通向知识之门, 它通过系统收集、保存与组织文献信息, 实现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功

能。”因此, 图书馆历来被视作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 读者在图书馆中阅读, 也常被视作认真学习、发奋图强的楷模。

在《读书》杂志与图书馆相关的 1047 篇文章中, 把图书馆作为“查找资料”、“阅读”、“写作”、“研究”、“讨论”等学习阅读场所的, 计有 888 篇, 占总数的八成多, 且较为均匀地分布在 30 年间的各年度之中 (见表 2)。

表 2 《读书》杂志中图书馆作为学习阅读场所的文章年度分布

年度	文章篇数	年度	文章篇数	年度	文章篇数
1979	46	1990	21	2001	21
1980	48	1991	25	2002	17
1981	47	1992	32	2003	16
1982	42	1993	40	2004	14
1983	52	1994	31	2005	18
1984	43	1995	17	2006	37
1985	36	1996	35	2007	26
1986	22	1997	26	2008	27
1987	23	1998	18	2009 ^a	16
1988	23	1999	22		
1989	21	2000	26	总计	888

注: * 表示截止到 2009 年第 7 期

仔细研读这些文章的内容, 就会发现, 在作者的字里行间, 或激昂或和缓, 流露出知识分子群体对图书馆发自内心的关爱和守望。长期以来, 无论社会变化如何, 图书馆作为学习与阅读的场所, 一直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广泛认同。可见, “阅读情结”一直是维系知识分子图书馆认同的核心因素。

4 变迁中的图书馆认同

由于社会需求和时代思潮的变化,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图书馆认同, 除了核心因素之外, 其关注焦点不断融入新元素, 被赋予新内涵, 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4.1 思想自由的认同: “读书无禁区”

时间段: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从

个人需求出发, 倡导图书馆必须打破读书禁区的“思想自由、阅读自由”。

对热爱读书的人来讲, 文革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图书馆被封、或名不副实, 成了空架子; 图书或被毁、被禁, 无书可读。令人扼腕、徒唤奈何。20 世纪 70 年代末, 也正是知识界率先从文化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开启了思想自由的特定时代。

1979 年, 《读书》创刊号的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12], 倡导打破“读书禁区”的主张, 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读书》杂志还专门为此展开讨论, 刊登不同的意见, 在争议中不断推动思想解放的步伐。

图书馆作为“精英文化和中心文化的象征”^[13], 自然也是读书自由、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读书无禁区》一文尖锐地指出, 在文革期间, “几乎所有的图书馆, 都成了书的监狱”^[12]。

现在虽然进入了新时代,但图书馆借书的障碍仍然存在、困难重重。开放的阅览时间“似乎故意和你作难”,“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图书馆却成了禁书馆”!^[14]自古以来,“开卷有益,读书便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必须让图书馆“四门大开”,“提倡读书,多读书”^[15];解除种种不合理的借阅限期,“废除专业对口的借阅办法”^[16];“在目前我国经济不发达、图书馆不多的情况下”,更是特别要关心青年人的读书问题^[17];打破各种条条框框,让“书籍为需要者开方便之门”^[18]。

然而,经常看到在图书馆门口排了长长队伍的事实,一方面说明大家迫切希望有点知识,有点学问,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读书还是不太容易,这不能全怪图书馆。因此,当前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一是呼吁国家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当代跑在前面的国家,哪一个不是从提高人民文化开始的?二是希望图书馆从‘藏书’向‘借书’、‘供书’发展,把死书变成‘活书’”^[19]。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读书》杂志中刊载的“禁书”、“借阅限制”等有关解放思想的文章中,从年度分布来看,50%以上集中分布在1979-1980年度,80%左右集中分布在1979-1984年间。由此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间,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更多地是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感同身受,倡导的“思想自由”融入了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潮流之中。

4.2 以人为本的认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时间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从机构角度出发,倡导把图书馆建设成为“天堂般模样”。

在此阶段,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祖国的神州大地,全国人民群情振奋,投身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知识界的大力推动下,图书馆人为设立的种种樊篱,开始被逐步打破。

然而文化事业改革发展的步伐,有其特定惯性和缓慢进程。再加上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在图书馆利用过程中,还总会遇到各种磕磕碰碰的“冷遇”,让人难以释怀、内心舒畅地自由阅读。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民经商”的思潮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所说的“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似乎成了知识分子永远的梦想。

但随着国门开放,利用出国访问求学之际,包括海外人士在内,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介绍国外图书馆的优美环境、先进的服务理念。娓娓道来,令人神往。

驻步在英国的图书馆,才能体会在图书馆看书是个什么气氛——“偌大的一个阅览厅,竟然鸦雀无声:没有说话声(虽则有时一两个人交头接耳),没有打电话声(虽则中心服务台有人在打电话),没有脚步声(虽则不时有人到三层楼高的书架上去翻书),更没有斥责声和咒骂声,没有我们常常碰到的嗡嗡声(不知什么声响)。这叫做图书馆。”^[20]英国是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的发源地,在这样“诗意”的图书馆背后,往往有一套完善的图书馆体系作保障:图书馆法、馆际合作、服务网络、文化中心、免费服务等^[21]。在英国,一个普通人要找一个“便宜的读书的场所”,“安静而从容的环境”,非图书馆莫属^[22]。有时,“摸惯了按钮键盘”,去图书馆看看展览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23]。

置身于美国的图书馆,也会“立刻给你一种安静、和谐和舒适之感”^[24]。“研究生不但可以借书,还可以自由进入书库。写论文时,书库里专为研究生准备好一张张小桌子,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书架上找书,用过后再由馆内工作人员再放回原处。这种阅读制度很方便。”^[25]“图书馆里有吸烟室,有提供饮料、点心、食品的小卖部。图书馆中午不关门,读者尽可以在里面买点东西充饥,或者在里面沙发上稍稍休息一会,一路看下去”,都是“为了满足读书人的一切需要。”^[26]“凡到过美国的,无不羡慕他们的图书馆。种种方便之处,无须多说”,

“一切现代化, 读者可高踞圆凳之上, 在最好的灯光下舒服地阅读, 装饰富丽堂皇”^[27]。有时, 还可能从图书馆淘到非常便宜的剔旧出来的好书^[28]。

此外, 法国、德国、日本、苏联、荷兰等, 诸多国家图书馆的做法, 也值得借鉴。知识分子对“以人为本”的追求, 也越来越影响到图书馆界的实际行动。在 21 世纪的今天, 深圳、苏州、杭州、嘉兴、佛山、东莞、上海等地, 开始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天堂般模样”的图书馆。

4.3 民主保障的认同: “民主摇篮, 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时间段: 21 世纪初, 从社会制度切入, 倡导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制度保障。

知识分子, 总是跃居时代前沿, 不断思索未来。进入 21 世纪以后, 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开始步入正轨, 蒸蒸日上, 得到了从民间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日益与国际接轨。这时, 知识分子的目光开始越过图书馆的传统认识, 以公共图书馆制度为切入点, 试图解构图书馆制度在保障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为和普世价值。

图书馆中的书是谁的? 这一简单而又深刻的内蕴丰富的命题, 直指图书馆制度的社会价值。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市民图书馆, “它只要能够拥有一定的经典与比较完备的满足市民完成自我提升的教养性质的可读物, 并且能够及时纳入一些大多是时下读书热点的图书, 就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文化设施所在了。在市民社会发达的现代国家, 图书馆所在地的市民作为纳税人, 是有权利要求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政府提供一些对阅读娱乐要求的满足。”^[29]

如果从民主保障的角度来审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制度, 可以看到“公共图书馆在美国社区文化建设、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已经成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延伸, 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洋为中用,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公共图书馆可以弥补公立教育系统的不足, 它的一视同仁的免费服务方式, 提供给每一个读者同等的获取知识的自由, 展示了机会平等并尊重人格尊严的公民社会原则与民主理

想。同时, 也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架设起知识的桥梁, 使之获得为参与市场竞争和公共政治所需的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 通过积极自愿的学习, 一个个公民的素质培育在公共图书馆的自由平等的学习氛围中静静地完成了。如此成长起来的公民, 富于进取精神, 对未来充满希望, 更是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扩大基层民主的关键的稳定因素和保障。”^[30]健全制度的强力保障, 才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永动力; 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才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知识分子将民主权利觉醒的思潮, 延伸至图书馆制度, 开始把图书馆构建成民主制度的保障制度, 实质上是当下社会思潮变迁在图书馆认同上的投射。而这与 21 世纪初, 中国图书馆界开始回归现代图书馆理念, 掀起 21 世纪“新图书馆运动”^[31], 把图书馆作为“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 从信息知识角度维护社会公正”^[32]的制度保障, 是一脉相承的。

5 余论

基于某一本杂志的文本分析, 难以完整勾勒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图书馆认同态势, 也难以全面反映出所有读者群体的图书馆认同变迁历程。

但从上文对图书馆认同的变迁分析中, 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群体勇于解放思想、兼济天下、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在与社会互动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过程中, 展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主动融入社会、勇于担当责任的使命感。所有这些, 都非常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

无独有偶, 在 2009 年 9 月 9 日国家图书馆百年大庆之际, 中央领导再次指出“图书馆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基础性设施, 是各级政府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实现途径”^[33]。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从民间走向政府, 开启了全民图书馆认同的新时代。如果图书馆界与知识界广泛合作与互动, 势必大大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范并思. 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 [J]. 图书馆杂志, 2002(11): 3- 8
- [2] [印]阮冈纳赞. 图书馆学五定律 [M]. 夏云, 等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308
- [3] Wilson K M, Halpin E. Convergen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the academic library [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06, 38(2): 79- 91
- [4] Vaagan R, Holm S. Professional values in Norwegian Librarianship [J]. New Library World, 2004, 105(5/6): 213- 217.
- [5] Preer J L. "Louder Please": Using historical research to fost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LIS Students [J].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06, 41(4): 487- 496
- [6] Burd B. Work values of academic librarian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lues, job satisfaction, commitment and intent to leave. [2009-09-30]. <http://www.ala.org/ala/acrl/acrl-events/burd.PDF>.
- [7] 范并思. 图书馆精神学习札记 [J]. 图书与情报, 2006(6): 1- 3, 10.
- [8] 霍丽敏, 曹歌. 高校图书馆员职业认同感分析——以天津地区高校图书馆为例 [J]. 图书馆学研究, 2008(9): 20- 23.
- [9] 王昊. 图书馆与知识分子 [J]. 书屋, 2009(6): 79- 80
- [10] 沈昌文. 阁楼人语: 《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7- 38
- [11] 岩山. 杂志的品格 [J]. 出版广角, 1997(2): 62
- [12] 李洪林. 读书无禁区 [J]. 读书, 1979(1): 2- 7
- [13] 何美. 修辞、想像与市场改革 [J]. 读书, 2005(3): 71- 76
- [14] 黄克. 借书难 [J]. 读书, 1979(1): 10- 11
- [15] 范玉民. "书"必须四门大开 [J]. 读书, 1979(2): 11- 16
- [16] 常犊. 要废除专业对口的借阅办法 [J]. 读书, 1980(4): 119
- [17] 羊休. 要关心青年读书 [J]. 读书, 1981(3): 17- 19
- [18] 万揆一. "归口" [J]. 读书, 1981(8): 142
- [19] 冯英子. 书门遐思 [J]. 读书, 1982(12): 12- 14.
- [20] 陈原. 访英书简 [J]. 读书, 1979(7): 65- 71
- [21] 亢泰. 英国的图书馆 [J]. 读书, 1980(1): 135- 136
- [22] 裘克安. 读书在伦敦 [J]. 读书, 1982(5): 125- 126
- [23] 恺蒂. 书里的风景 [J]. 读书, 1994(6): 134- 140
- [24] 张子清. 别具一格的哈佛大学“伍德伯里诗歌室” [J]. 读书, 1983(9): 141- 143
- [25] 林耀华. 我在哈佛的读书生活 [J]. 读书, 1984(5): 134- 138
- [26] 徐中玉. "为了满足读书人的一切需要" [J]. 读书, 1985(1): 107- 110
- [27] 王佐良. 一次动情的旅行 [J]. 读书, 1985(10): 101- 105
- [28] 王若水. 我在哈佛读书 [J]. 读书, 1994(7): 102- 105
- [29] 顾铮. 谁的书? [J]. 读书, 2006(3): 157- 162
- [30] 利求同. "民主摇篮, 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 [J]. 读书, 2009(7): 123- 128
- [31] 刘兹恒, 余训培. "新图书馆运动"的精神实质: 对图书馆"民众"概念的回顾和反思 [J]. 图书馆, 2005(5): 1- 4
- [32] 范并思.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2): 5- 11
- [33] 顾瑞珍. 国家图书馆建馆 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京举行 [N]. 人民日报, 2009-09-10(4).

金武刚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副教授。通讯地址: 上海市。邮编: 200062。

钱国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 广州市。邮编: 510420。

刘青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长春市。邮编: 130024。

陈晓亮 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通讯地址: 厦门市。邮编: 361005。

俞传正 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 天津市。邮编: 300071。

(收稿日期: 2009-11-09; 修回日期: 2009-12-11)